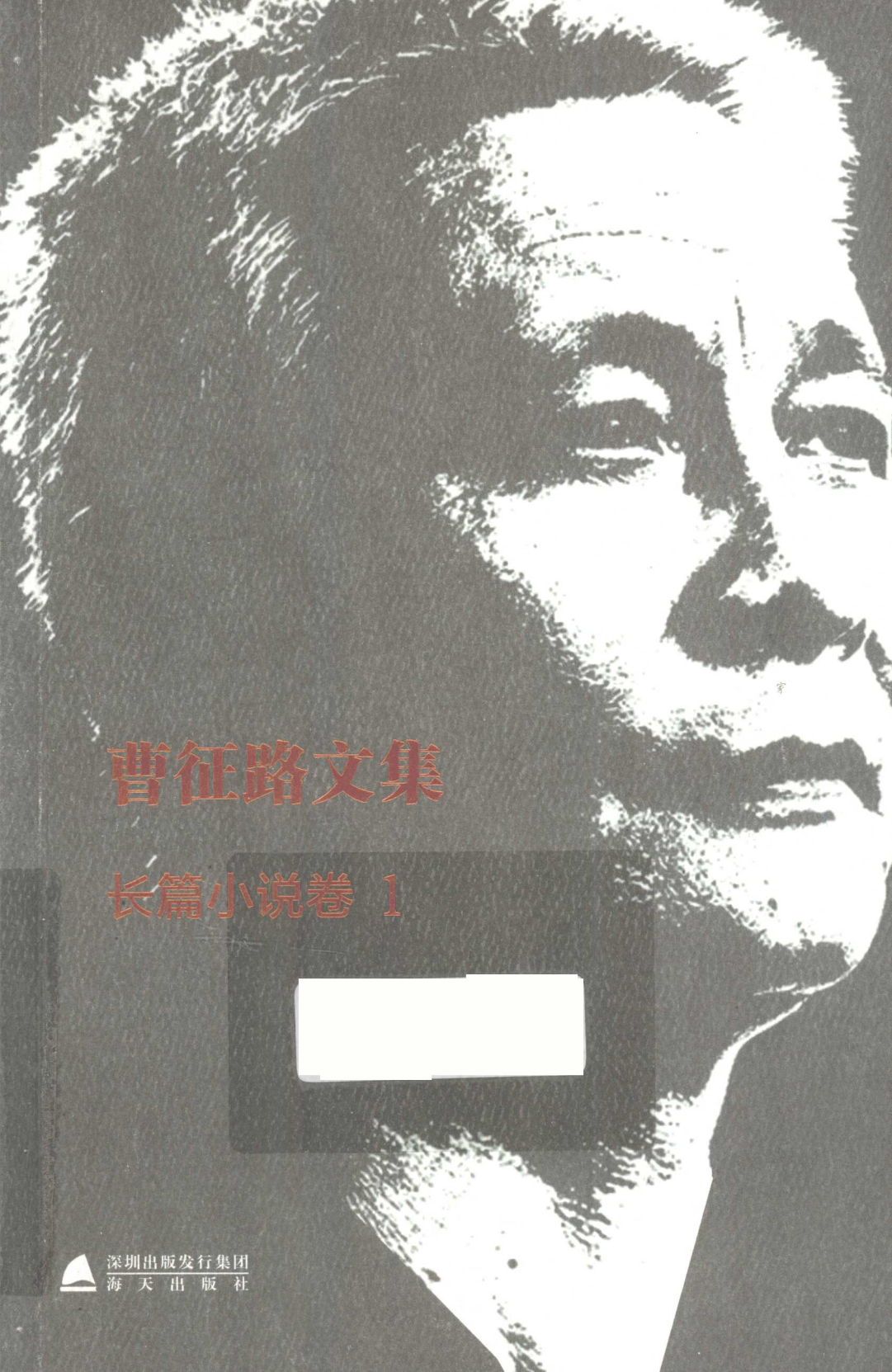




曹征路文集

长篇小说卷 1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曹征路文集

长篇小说卷 1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征路文集. 长篇小说卷. 1 / 曹征路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507-0707-8

I. ①曹…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70753号

曹征路文集. 长篇小说卷. 1

Caozhenglú Wenji. Chángpiān Xiǎoshuōjuǎn. 1

出品人：尹昌龙
责任编辑：涂 俏
责任校对：黄海燕
责任技编：蔡梅琴 梁立新
排版制作：思成致远
装帧设计：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海天出版社

地 址：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0755-83460137 (批发) 83460397 (邮购)

排版制作：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Tel：0755-83537697

印 刷：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5.25

字 数：320千

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月第1次

定 价：6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掐指一算，老汉今年64啦，步入人生黄昏，回头数数自己的脚印不为过。再掰脚指头一算，从1971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算起，也有40多年了，发表了400多万字的作品，编一个200万字的文集也不为过。感谢海天出版社，满足了我这点虚荣心。

生活中我是个散漫的人，知足且快乐，喜欢打球打牌，没有太高的追求。别人站着我蹲着就行，别人坐着我趴着就行。但写小说就不一样了，比较认真，更不愿说违心的话。我不赞成玩文学的说法。忠实地把我经历的时代变迁记录下来是个基本态度，这套文集就是我对近30年的审美记忆。尽管今天的传播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娱乐化，但小说作品就精神深度而言，依然是其他文艺形式不能替代的。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认真地反省起来，我的所有的作品似乎只写了一个主题——找到自觉的人生。我的经历还算得上丰富，工农兵学商差不多都见过。见得多了，想得也就复杂一些，故而也希望人们分享自己那些经过思考的生活。我真诚地希望这个世界美好起来。不管我这些脚印是何等的浮浅，思考是何等的幼稚，我还是希望能够成为您的朋友，为您服务；希望您一起探讨人生，探讨时代，找到规律，走向自由；希望您一起找到认识这个世界的新方法和新角度；希望您和您一起领略人类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领略人类无比多样的美和

力。

那么，请接受我由衷的谢意。您——爱护和帮助过我的编辑们，指导和鼓励过我的师长们，每一个读过我作品的朋友们，每一个善意指教过我的批评者，谢谢啦。

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验就是“震惊”，那么转型时期的我们也应当有传达这种“震惊”的艺术品。从这个角度看，说批判精神也是对的。一个文人对现存价值提不出怀疑和批判是他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我的艺术主张是没有主义。一个写小说的，动不动标榜主义是不自信的表现。在我看来，最好的艺术不过是量体裁衣，为自己的表现对象找到最合适的角度和形式。因为形式本身没有高下，也无先进落后之分。中国文学史的经验是这样，西方文学史的经验同样是这样。说白了，艺术就是真情实感四个字。

我去泰国旅游，见众人围观一赤膊跌足者，只见他火中取物，上下翻飞，绕前捧后，有托儿跟着大声喝彩。伸头一瞧，原来是卖烤鱼干的。于是联想到近年我国的文坛种种，哑然失笑。

小说是最具思辨色彩的艺术，要经得起咀嚼才好。倘若没有当今人类最前沿的思想发现，不能用人类文明的成果照亮时代生活，那么所有绕前捧后的表演不过是“玩花活”，是卖烤鱼干。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学习时，亲眼目睹过一批青年作家用各种主义爆破了文坛，新奇怪异成为先锋，所以那个时代被称为“方法论年代”。圈内的流行词叫“玩老头子”，也亲眼看到一批老头子生怕被时代抛弃而亦步亦趋，被玩晕了。中国文坛在经历了近20年的主义轮番轰炸以后，小说艺术的基本价值作为一个问题被一再提出来，绝不是偶然的。

生动而真实的故事细节、鲜活而独特的人物性格、蕴藉而深刻的情感寓意、多数人感同身受的时代呐喊，是小说艺术永远的生

命力所在。作家首先是真理的追求者，是人类合理生存方式的叩问者，是世俗潮流的怀疑者。尽管对文学精神的遮蔽古已有之，各个时代表现不一，但文学精神从来未被杀死。它仍顽强地，一代一代地，在真文学的血脉中薪火相传不绝如缕，我是相信这一点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所谓精神到处文章老，沧桑阅尽意气平。是为序。

曹征路写于2013年2月24日元宵节

目 • 录

贪污指南

第一章	3
第二章	15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8
第五章	69
第六章	88
第七章	99
第八章	115
第九章	131
第十章	136
第十一章	147
第十二章	156
第十三章	170

非典型黑马

第一章	189
第二章	209
第三章	227

第四章	263
第五章	292
第六章	313
第七章	327
第八章	342
第九章	360

贪污指南

第一章

偶然看到，公元前300年，古印度国的辅佐大臣就向国王建议：“应当保护贸易渠道免受侍臣、国家官员、小偷和边境士兵的骚扰。”因为他们在处置这些财产的时候，“至少会分享国王财富中的一小部分，就像不会去辨别在舌尖上的的是蜜糖还是毒药一样可能。”这位大臣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他暗示边境贸易与官员腐败有某种联系；第二，官员贪污的远不止收受贿赂，甚至还可能偷盗国家财政收入。

我国夏代以前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今天难知其详。但在殷周时期就留下了大量关于收受贿赂、贪赃弄权的文字。只是那时的手段单一，方法简单，近于明火执仗地抢掠。《左传·襄公二年》以挖苦的口气说，“齐侯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贿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齐师乃还。君子是以知灵公之灵也。”

其实最早的贪污腐败应当从原始公社的瓦解时期算起。那时公社首领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就是典型的贪污，他们是用贪污的办法推动了私有化进程。只是当奴隶制社会形成以后，统治者很快就发现贪污腐败也是一种异己行为，并不那么好玩。它的祸害远不止财产的流失，它严重

的危害还在于可以亡国灭种，最后把自己搞得呜呼哀哉。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吴国的太宰伯嚭受贿直接导致了越王勾践的成功。国人有了这个教训，才有了中国数千年官场贪污与反贪污的斗争史。所以有学者王亚南说：“历史家昌言一部二十四史是相斲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是一部贪污史。”

——摘自王启明的专栏文章《贪污起自何时？》

宣布实行“两规”的时候，他轻轻嗯了一声，心里是有被蜇了一口的感觉，说一点没有那不是事实。这就像在某个场合秘书不恰当地催他吃药，或者说夫人来电话一样。但他表情镇定，一点也不惊慌，根本不像电影上演的。那个中纪委的人念完决定，就把两只眼定定地放在他脸上，等待他的反应。好像等待一次爆破，一个亮相，他咆哮如雷或者瘫软在地，把屎尿拉在裤裆里。他们总是这样想的，肯定是这样的。然而他没有，什么动作也没有。

这很对不起观众。但确实不是故意的。

“三讲”都讲过了，上面也来验收了，他的发言印成了材料，有几句话还登在报纸上。夸他“态度诚恳，反思深刻，措施得力”。

谁能想到还有这一出。

从他的座位望出去，透过落地窗，可以清楚看见对面富豪大酒店的楼顶。这幢24层的巨厦就在他脚下。此刻楼顶有两个青年人，好像是酒店的保安，一男一女，搂在一起。那男的一只手正向纵深挺进，像剥大蒜头那样一层一层探进去。而女的身体蛇一样扭动缠绕着，嘴撅起来像一只小鸟。这情形确实很少见很精彩，从窗子看出去，就像演着一部没有声音的电视剧。这些天天一直阴着，阳光

难得一现，这么灿烂的阳光底下，这种动作有点激动人心。

连他们都懂得，这种地方其实最安全了，离太阳很近，越近越安全。除了上帝谁也不会看见。人在仰望的时候身子先就矮了，谁还能想到24层楼的楼顶此刻会有什么浪漫镜头。他看见了纯属偶然。整个政府大楼只有他这一间办公室高过富豪大酒店，而且他平时也不大回办公室。

他的嘴角抽了一下，想笑又不敢笑的样子。这个小动作被那个人捕捉到了，那人疑惑地回过头去看一眼，也笑了，笑得肩头麻花一样扭起来。但转过脸来却是愤怒得不行，也许他们以为受到愚弄了吧。

当然，现在还不能把他怎么样，现在他还是“肖建国同志”。

这是一个懒洋洋的中午，他接到通知，让他回来接待一个什么代表团。

这是2000年3月10日，是他的“黑色星期五”。

他赶紧低下头，问，我可以带点东西吗？

换洗衣服可以。

总要带本书、笔记本什么的吧？

会有人替你准备的。冷得像块铁。

案头上放着一摞当天的报纸。报纸头条新闻正是自己关于严厉打击走私犯罪的动员讲话。他讲话的彩色照片被记者抓拍得特别生动：脸部扭曲，厉言遽色，斩钉截铁，手掌像马刀一样朝下狠狠一劈。

这完全是一个巧合。

只是他们手上也有一份《特区报》，他们肯定也看到了这条新闻。所以他们的愤怒就显得特别古怪也特别真实。

走出电梯，还有好几个人上来打招呼。他点点头，没有表情，和平常一样。平常他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平常也总有一些人围

在他身边，有事没事都是这样。好像他随时都有危险，这些人随时都准备冲出来献身，替他挡住冷丁射过来的枪弹。他烦起来也不免要把他们臭骂一顿，但过后还是一样。这是没办法的事，就像铁屑离不开磁铁。人群也是以磁场划分的。

当然在某个特定时段，他们还是识趣的。他们会像轻烟一样消失，下一次又轻烟一样聚拢，把他包围在一片温暖热烈之中。

现在他终于轻松了，身边又换了一群人。而且再没有下一次了。

他们坐的是一辆黑色的“子弹头”，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本市的车。他的车就在不远处泊着，橘红色，车尾很高，像一只傲慢的大公鸡，在阳光底下撅着屁股。他不知道要到哪去，他也懒得去想，想了也没用。

这几个人很不客气，一上车就把他夹在中间。而且他们一上车就好像突然放松了，高声大气地，还带着脏字，一点不像北京大机关来的。他们沿滨海大道走，一边欣赏赞叹一边还说：妈的修得这么好。操！

滨海大道是他的杰作之一，不记得是第几个“十件实事”了，总之都是从他手上过的。以往有领导来，都是他陪着参观。领导说，不错嘛，有发展眼光。他就笑笑而已，并不多话。谁都明白，领导夸这座城市，就是在夸他。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说多了反而显得浅。可是这会儿，他就特别想说，特别想告诉他们，这条路是自己主持的，总造价是多少，设计者是谁，每一个独特的设施是怎样构思的，为什么要搞隔音墙，为什么红树林怕噪音，为什么红树林是胎生植物，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干一行才知道一行，因为干这一行才会爱这一行，因为这里头太复杂太微妙太狡猾太有趣了，因为这里面有经验有哲理有智慧也有他妈的钱，因为现在哪怕做成一件小事都是那样地不容易！

然而他们不给他机会。他们只会高谈阔论，说些不着边际的外行话。瞧这车开的。瞧这他妈的路。听说了吗？连沥青都是进口的。

坐司机旁边的老头，好像是负责的，姓王，一口京腔，吃惊地回过头来问：是吗？有这个必要吗？

没人能回答，他只好答：有。

他心想，你们不也觉着舒服吗？

都不吭了。一时间全是轮胎发出的沙沙声。又过了一会儿，后座的一个小伙子突然高声道：还不是为了拿回扣？还是港币！

又都笑起来。

他回头看看，小伙子脖子胀得跟脸差不多粗。

小伙子说，看什么看？我说得不对？他拿一张报纸拍拍：凡是走私猖獗的地方，必然腐败严重干部队伍不纯。这话是你说的吧？

他愣着，想不起这话什么时候说的。难道这话不对？他讲的话都是秘书写好的，都经过秀才琢磨的，既然登在报纸上就不可能不对，否则要报纸干什么？否则我们花钱养这些人干什么？再说这讲话和进口沥青有什么关系？怎么就叫吃回扣拿港币？

后来想想他才转过筋来，小伙子并非专指什么问题，他只是让你明白现在的身份。我们是审查与被审查的关系，你不能有自己的看法，甚至不相干的话题也不能平等讨论。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接受呵斥，忍受指责，甚至想讨好都得看人家愿意不愿意了。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什么副市长了，你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你必须按照他们的思路回答问题，按他们的要求做这做那。你就像一个被扒光衣服表情漠然的小姐。

他们吃了红灯。

过了这个道口，就是边检站了。然后就是高速公路，然后高速公路不知会把他带到哪儿去。想到这一点，他陡然有点恐慌，好像

到这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开始东张西望。

这个红灯怎么这么长？怎么设计的？那个老王有些不耐烦。

他不想再回答他们。回答什么其实都没有意义。他们只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在沥青里加上一种新发明的化工原料就可以让路面寿命提高十倍，这个发明头几年就知道了，可国内厂家谁也不愿做这件事，因为这会砸掉很多饭碗。他就不这样干，他宁愿花高价去进口，也不愿养人。这道理你跟他们说得通吗？

这条横马路是通向口岸的，为了疏通这里等待过关的货柜车，他想了多少点子？他在这里卡着咪表反复测算了好几个夜晚，连交通研究所的人都喊吃不消了。有一次淋了雨，还差点搞上肺炎。后来就下决心在这里搞立交，设计方案都出了好几套。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但搞大了又涉及拆迁和预算，又涉及财政和招标……他们哪懂这些？他们只知道你搞项目就是为了搞钱。搞钱就是为了贪污。就好像他是个菜贩子，每一筐菜都不能赔本。有这么初级阶段的吗？那他也不叫肖建国了。

一个城市谁最爱它？肯定是说话算数并且为它操心的那个人。说人民的城市人民爱，那是宣传。只有小学生相信。老百姓想的是柴米油盐，是自身的饭碗，爱的是房子妻子儿子，因为在这个范围内他们有权决定。他们说爱这座城市，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里。一个说话屁用不管的人，怎么可能比当家的还爱呢？说领导都喜欢搞项目抓工程，那倒是千真万确。因为只有当领导的，才会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用心地打扮它拾掇它爱护它。因为这里的每一点改变你都要付出心血付出辛劳，因为它就是你的。

这种感情很多人都不明白。要想致富快，就把大楼盖，好像搞工程就是为了贪污。这话也不错，只是没说到点子上。搞工程确实有好处，有形象有油水，但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这是一种感情，是对你自己生命的一种热爱。你建的每一条路每一座桥每一栋

高楼，水、电、煤气管线的每一个走向都和你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它们就像你身上的血管筋络一样证明你的存在，记录下每一个日子。

有一张报纸上说，肖市长抓工程质量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广电大楼的门庭里，记者亲眼见到肖市长用手掌抚摸大理石的每一条接缝，检查施工质量。工人们说，他甚至对厕所便器的安装，垃圾箱的摆放都有明确要求。他们还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肖市长突然就来了，所以一点不敢马虎。有这样的市长抓工程，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这真不是吹的，他确实有这个嗜好。平常没事，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工地，摸着这些新装修的建筑，手上的感觉就像妈妈摸着新生儿粉嘟嘟滑嫩嫩的屁股蛋儿，那种兴奋，那种满足，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他们哪懂啊。

上高速之前，他们突然喊饿，要吃饭，车就拐到边检站广场前面的小饭店去。

他有点发愣，说：我不吃饭。

那老王说，你不吃我们要吃，我们早晨四点就出发了，不吃饭哪行？

那小伙子说，你要是不好意思，可以替我们买单。

现在 he 知道了，小伙子姓高，警官大学毕业的，刚参加工作不久，难怪这么毛糙。小伙子说，你不是钱多吗？

他说，不好意思啊，我没带钱啊，我身上从来不带钱的。

他们就笑：放心吧，没人愿意吃你的，脏。

那老王把眉头皱得很深刻，摇头说：身上不带钱，还能是个光荣吗？